

笔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锦乔：作家王族的长篇小说《零公里》（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4月），以真挚的文学态度书写了一部展现个人生命体验的传奇，艺术表达出军旅文学的重要主题：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作家以平静笔触描绘出新藏线上一个汽车营官兵的生活图景，唱响了一曲有关牺牲与奉献、崇高与坚守的壮歌。

把《零公里》喻为传奇，并非指向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或是奇幻诡谲。实际上，这部作品的写法非常平实，作家用相对均匀的篇幅为一个普通官兵勾勒出素描，点出每个个体精神上的亮色，连缀在一起便形成了群体的精神特质。从零公里到昆仑山，一路要历经达坂、悬崖、冰河、峡谷、风雪、乱滩和泥沙，要面临数不清的风险。当作家以轻盈的语言描述昆仑山的寻常生活时，读者能感受到暗含其中的矛盾，感受到普通人于艰险自然环境之间的撕扯，人物的性格张力也得以凸显。

作品通篇营造出一种诗意氛围，但这种诗意的底色仍旧是残酷的。昆仑山的军人不知丈量了多少次山的领地，琢磨了多少次山的风貌。在他们眼中，风雪、沙尘、岩石、夜晚都像是沾了灵气，有生命，有触感。小说的细节繁密、茂盛，读者跟随作家的描述能够进入到昆仑山的细部和褶皱当中。作家王族曾是阿里军分区汽车营的一名战士，他的所见所闻与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有着对应的关系。这也是作品中人物带给读者以触动的原因，这些平凡军人是如此鲜活、纯粹、坦诚、无私、善良。

小说开篇，连长肖凡原本要独自执行为界碑描红的任务，但不知什么原因身体止不住地颤抖。排长田一禾为了阻止肖凡，独自赶赴一号达坂，经历头痛、眩晕、耳鸣的“轮番轰炸”，差一点永久栽倒在界碑旁边。这段故事奠定了全书的精神基调。

也许是昆仑山实在太苦了，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次次地与自然展开搏斗，不断与风雪、严寒和猛兽对抗。这让我想到《老人与海》中的老人，以同样的勇气与大海的狂风高浪较量。如果说老人是为了收获，为了生活，那么《零公里》中的军人则完全奉献了自己，全然付出只为守护心中的荣誉，只为坚定地站立在祖国的边防线上。从

推开昆仑那扇『门』

——关于长篇小说《零公里》的笔谈

说结尾，为了完成转业指标，营长李小兵主动选择了离开。离开前，汽车营以集体名义被评为“昆仑卫士”，有4人还被评为“昆仑卫士”个人。这对一营之长来说是莫大的荣誉。离开部队后，他以新藏公路维护队长的新身份，一次次地从零公里出发，踏上前往昆仑山的路。

新的传承开始了，新的传奇仍将被铭记。

王族：我在创作之初，本想写一系列关于新藏线军人的短篇小说，但写着写着，当年的记忆就密集苏醒并变得透明，遂改变思路改写成长篇小说《零公里》。我是在1991年底入伍，新兵训练结束后分配到西藏阿里军分区汽车营，营地就在新藏公路“零公里”路碑的旁边。自此，我开始了频繁运送物资上下喀喇昆仑山的汽车兵生涯。“零公里”路碑就立在新藏公路起始点，它犹如是一扇属于昆仑山的门。

长篇小说《零公里》的写作是回望，更是致敬。这部有关高原和军旅的长篇小说，讲述了驻守在新疆叶城新藏线“零公里”处的阿里军分区汽车营的战士们，在昆仑山执行任务中，克服大风侵袭、高山反应、缺氧折磨、大雪严寒、身体患病、艰辛巡逻等艰难，牢记军人职责和使命，无私付出、不怕牺牲的故事。书中的故事几乎都有真实事件的痕迹。我当年的那些战友，以及经历和听过的事情，都从记忆深处无比清晰地冒出，对视、审视着那些我。我经常为之动容，仿佛那些人物就站在我的面前。副连长肖凡3年没有探亲，后却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去看妻子和儿女。田一禾和马静在通信中确定了恋爱关系，但一直不能见面。战士邓东兴在不见绿色的高原激活了3棵树，犹如在寸草不生的昆仑山上创造了神话。丁一龙和李小平因为一只羊丢失，在巡逻中主动肩负起责任……这些故事写进小说后，我再次深深感受到阿里军人的艰难与英勇，每次触及便忍不住掉眼泪。

小说中有我的一些经历，但是不多，因为小说叙述的需要，经过虚构和再创造，顺应小说整体风格进行了合理改编。我对阿里军人的倾听、目睹和认知，在写作时像是亲身经历了一样，让我难以割舍素材，总想把那些事全部写出来。昆仑山是一个大背景，人在昆仑，尤其是驻守昆仑边关的军人，其经历和命运往往往会惊人一致。小说中的人物故事，在阿里军人身上有共性，犹如所有人的经历都在同一个故事中。

艰苦与奉献，二者交织缠绕，构成了小说主题。然而，作品对这一主题的呈现并不是颂歌式的，而是注重对人物情感和心灵反应的挖掘，力图让读者了解戍边军人可亲可爱可敬的精神境界。小说中的昆仑山是一处特殊场地，甚至所有军人的生命和命运变化，都因这座山而变得特殊。

在自然条件恶劣、几近与世隔绝的雪域高原，人需要有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坚持下来。昆仑山因为边防军人的存在而呈现出英雄气质。我写这部长篇小说，也意在让读者知道驻守在高原的边防军人正以常人难以承受的方式坚守岗位、默默奉献。

温情诉说军旅往事

——散文集《军旅记忆》读评

■尹小华

作品读评

文本空间，审美之境

张国领的散文集《军旅记忆》（人民武警出版社，2024年1月），汇集了作者创作的67篇散文，分为“军装上的青春”“军旅正步走”“军营人生味”3章。作品娓娓道来军营生活中的细微事件，讲述出40年军旅生活持续滋养下的成长历程。作品对基层部队生活的细致观察，烙印着时间的痕迹，书写出个人视角观照下的军营生活样貌和心灵感受；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军营的热爱、对战友的情谊和对亲人的爱意。

作品因富有真情实感而令人回味。“军装穿在身上的挺拔、精神和豪迈之气，把我的心引向了崇高的军营。”军装是标识着军人身份的服装，作者在40年军旅生涯中，经历数次换装，并感受到新的军装穿在身上越发彰显人的精气神。作者在《我的第一套军装》《缀在军装上的相思豆》《能读的军大衣》等篇章中，书写了火热军旅生活中的军装记忆及蕴含的深情往事。

在作者整个军旅生涯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入伍时的第一套军装。新兵入伍前，新领的军装不佩戴领章、帽徽，只能算普通的绿军衣。“班长说我们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军人，必须经过新兵连的锤炼，经得起训练的考验，身心经复查完全合格之后，才能发放帽徽和领章。”在乘坐一列闷罐子火车向部队进发的路上，“我看着战友们身上那鲜亮的、还有很多皱褶的、散发着扑鼻棉布

浓香的、寄托着年轻人无限希望的新军装，心中就想到了春天的大地，那盎然的生机，那蓬勃的朝气……”作品通过对军装珍爱的书写，体现出作者对军人身份的认同和深沉的军旅情怀。

“那是我穿的时间最长的一套军装……”以特有的简洁朴素、庄重大气，赋予我青春岁月昂扬向上的坚强力量。”作品在表达对军装的感情时，有平铺直叙的描写，也在对比中凸显情感的份量，因而也将主旨进行了升华：“我买过几件名牌衣服，总感觉没有穿军装显得精神，因为军装里有祖国赋予军人的使命，有人民寄予军人的期待。”作者将军装与军人的责任担当联系起来，唯有穿在肩扛使命重任的战士身上，军装才更显现出迷人的光彩。作品以小见大，通过对生活中细节的描写，表达出军人的昂扬精神风貌。

作品因生活气息浓郁而可亲可信。军人有着共同经历与记忆，比如枪弹、哨位、军营、战友、训练场、紧急集合、内务卫生、军容风纪……每一个词，都是一个鲜活的场景，一段岁月，一次成长中的记忆。在《老营房的青春往事》中，作者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营房经历与记忆。在炊事班第一次值班时，作者在打开锅盖的瞬间就闻到了一种“不祥的信息——糊饭味”。为此，作者因心中歉疚而主动申请去距离营区一里之外、条件更加艰苦的地方当饲养员。在这里，迎接他的是老鼠、蚊子和蛇，他坚持每天三次把泔水挑到猪圈，再担起箩筐到水塘边打草……在猪舍边，他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书籍，写了一大批诗歌，有20余首发表在军内外报刊上。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人想的不是享受而是改变，改变现有的，

改变未来的。这个最不像营房的营房成就了作者，也让作者对它满怀感激之情。

军人行进间的步伐有齐步、正步和跑步，而难度最大的要数正步。在《正步走人生》中，作者写了入伍之初班长说的话：“只有正步走好，人生的航向才不会偏，才能成为正直、勇敢、无私、无畏的军人……”班长为什么如此看重正步呢？直到30多年后，“我”才明白了班长的良苦用心：“班长教给我的不仅仅是正步的动作要领，重要的是校正了我的人生方向。”回味兵之初，作者感叹，人生其实每时每刻都需要正步走，有的人始终如一地坚持了下来，有的人却没有坚持到最后……自己之所以坚持了下来，正是因为有了老班长用正步教育自己、为自己校正的方向。

一个人的成长之路会受到不同人的影响，而母亲又是十分独特的那个。作品写了母亲夜晚点着煤油灯做鞋，“我”从密密麻麻的针纳鞋底中，感受到了母亲对儿子无尽的慈爱与牵挂。作者回忆自己的军旅之路，一步步走过来，也得益于从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中获得的感悟。

军人的情怀和精神所构筑的军旅文学气韵，在文学的版图上照亮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军旅散文是要带给人向善、向上、向前力量的精神产品。它能促使人们珍惜来路、汲取前行的力量。散文集《军旅记忆》书写日常生活，真实质朴，带给人以心灵的启迪、情感的温暖，给人以脚踏实地的力量。作品激活时光深处的往事记忆，把军人情感的细腻和军营生活的甘苦，鲜明而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双主角”的生动叙事

——非虚构文学作品《无言的战友》读评

■王晖



作家傅宁军创作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无言的战友——消防员与搜救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3年10月），以消防救援搜救犬站官兵与搜救犬为描述对象，深情叙写消防战士与工作犬之间犹如“无言战友”般生死与共、亲密无间的日常生活和救援时刻。人与犬朝夕相处，凝结成坚韧的生命纽带，使得作品中的故事既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内核，又有以命相托、生死与共的动人情感。

《无言的战友》以“消防搜救”故事为主线，贯穿人与犬的交集，构筑一个奇妙的“爱的共同体”。无论是消防员还是搜救犬，其主要工作是秉承“生命第一、生命至上”的原则，参与防火、减灾、搜救，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逆行而上，营救困顿中的生命，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作品通过对消防员的搜救犬日常训练、执行救援任务等活动现场的描写与叙事表达，彰显出消防救援力量的责任担当和英雄形象。

作品有着“成长”“爱”和“生命”多元的主题表达。消防员与搜救犬有着从陌生、对立到相识、相知的心路历程。作品由“缘分”“考验”“接班”“至爱”4章构成，其结构喻示消防员与搜救犬之间特殊的“战友关系”，并贯穿二者关系从建立、磨合到默契、亲密的情感发展线。作品中，“成长主题”被鲜明地凸显出来——这既是生理意义上的“成长”，更是情感与心理意义上的“成长”。

作品中多元主题的表达得益于作品“双主角”形象的再现与融合。其中，“双主角”指的是由人物（消防搜救犬训导员）和动物（搜救犬）共同构筑的主角形象。作品中的欧阳洪洪、沈鹏、吴杰敏、杜旭斌、周宁博和蒋龙伟等主要人物，具有消防员与消防搜救

犬训导员双重身份。当代报告文学对前者（消防员）的再现并不鲜见，而对这一“叠加”身份人物的描述，则令人眼前一亮，展示出当下非虚构文学人物形象系列的新拓展。作品对冰洁、小黑（沈虎）、黑贝、小五、凌霄、无敌、大毛等主要搜救犬形象的塑造，不仅书写出了犬类的共性，也将不同搜救犬的个性特征显现出来。在对日常生活和危急时刻多个细节描述的场景区中，作者以细腻生动笔触写出这些搜救犬的个性与习性，为读者刻画了“熟悉而陌生”的犬类形象。

搜救犬本身是“无言”的，作品主要是通过对其行为、状态、表情等的描述达成传达其精气神的目的。譬如，作品细致书写了在汶川地震中，冰洁与小黑等搜救犬，坚毅忠诚、不惧风险、勇往直前的卓越表现，以及在全国消防搜救犬技能大赛上奋勇争先等。

作品在描述“双主角”形象时，叙述质朴流畅，生动有趣、饱含真情，将人与动物心理与情感默契交流的双向奔赴表现得妥帖到位。“在退役消防员的队列中，沈鹏和沈虎分外显眼。沈鹏和队员们相拥而泣，沈虎则静静地守在他们的身边……沈虎这天特别温顺，它好像听懂了沈鹏的叮嘱，紧贴着沈鹏，任别的消防员抚摸，它感受到了消防救援大家庭对它的善意。”文中这段退役消防员场景的描述令人动容。由此，“南京最美消防员”欧阳洪洪与“功勋犬”冰洁、沈虎之间的依依深情得到很好的表达，完成了“双主角”形象的倾情再现。可以说，作品里的“双主角”，既各显个性与风采、又相互塑造与融合，展现出别样的形象风景。

进一步讲，多元主题和“双主角”形象又构筑了《无言的战友》的跨界叙述特质。这当然是指报告文学与儿童文学的跨界，也就是说，这部作品完全可以做两面观——报告文学与儿童文学的“混搭”。因此，此种跨界叙述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使作品的题材与写法打上非虚构叙事与儿童文学叙事的鲜明烙印。一方面，消防官兵与搜救犬相互塑造成长的故事，既具有报告文学所必需的非虚构性特点——作家进行采访、体验等田野调查，结合多种相关文献查阅，深度还原、报告消防救援搜救犬站官兵与搜救犬的真实故事。另一方面，作品也具有儿童文学特点——聚焦儿

童好奇喜爱的犬类动物活动，演绎动物与人类的互动场面、互动情境与互动关系，并通过特殊的人犬联系，形象化地告知小读者因消防救援使两类原本完全不同的生命轨迹有了交织与融合，有了相互支撑、共同成长、命运与共的生命故事。

如此，跨界叙述使作品呈现真实性与现实性、现场感与猎奇性、专业性趣味性等诸多因素相结合的优良。特别是其间对于搜救犬行为举止的拟人化描述，形象传神且趣味盎然，契合小读者的阅读心理。譬如作品对大毛接受训练时的描写——冰洁也是师傅级别的，当它跟着欧阳洪洪出去溜达，看到大毛在训练时，就会目不转睛地盯着大毛的动作，眼睛里闪着光彩；当大毛完成了一个漂亮的动作，它会叫几声，仿佛是在表扬、为大毛加油；当大毛做错了“一个动作”，它也会大叫几声，似乎在说“做得不对”。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傅宁军随作家访问团奔赴灾区，采访消防搜救队伍，亲眼目睹了废墟上消防员与搜救犬的疲惫身影，深切感受到灾区群众对冒死执行搜救任务的消防员与搜救犬的感激。在那里，他看到了沈鹏的叮嘱，紧贴着沈鹏，任别的消防员抚摸，它感受到了消防救援大家庭对它的善意。”文中这段退役消防员场景的描述令人动容。由此，“南京最美消防员”欧阳洪洪与“功勋犬”冰洁、沈虎之间的依依深情得到很好的表达，完成了“双主角”形象的倾情再现。可以说，作品里的“双主角”，既各显个性与风采、又相互塑造与融合，展现出别样的形象风景。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长征

第6099期



大漠神剑(中国画)

陆千波作